

A12

金爵参赛片
部部有看点

文体汇



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、新民演艺微信公众账号

本报文体中心主编 | 总第 2 期 | 2015 年 5 月 31 日 / 星期日 责任编辑 / 张黎明 视觉设计 / 戚黎明 编辑邮箱: xmwhb@xmwb.com.cn

为上影节展映片按时放映,幕后工作人员

时时应变 步步惊心

■ 这几天一直“埋”在排片表中的王佳彦
种楠 摄

我在现场



这两天,每天早上 8 时,位于康定路艺海大厦 21 楼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各个部门便开始忙碌起来。半个月

之后,上海国际电影节就将拉开大幕,近 400 部影片,1200 场放映,这是国际 A 类电影节中少有的放映量。本报记者连日走访电影节组委会的相关机构和工作人员,试图了解这些散布于全球各地的电影拷贝,是如何来到上海国际电影节,并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的。

拷贝 “老法师”也癫狂

“老法师”严琦的电脑上,有一张长得几乎拉不到底的表格,表格上五颜六色。绿色的,表示拷贝确认无误,已到上海;蓝色则表示在途;红色是严琦最不愿看到的颜色,表示拷贝损坏,需寄回片方重寄。这意味着要再次联系片方,电话邮件跟踪,确认对方发出,然后再清关、提货。按一般流程,拷贝的报关和报检要 3 天时间,但在上影节期间,这些流程被压缩到一天。严琦说,自己在电影节期间常会陷入“癫狂”状态,因为不知道哪部拷贝又会因为哪种原因出错。

今年,离开幕还有两周时间,展映影片的拷贝邀请尚未全部发出。但总体来看,要比去年顺利不少,目前为止还没有失联的拷贝。严琦透露说,按以往经验,越接近开幕,越会有紧急状况发生。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,法国电影大师阿伦·雷乃的 7 部影片拷贝就曾遇上麻烦。当时这 7 部拷贝是通过外交邮袋的方式来到上海的,在海关是免检的。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,拷贝被扣在海关,“拿不出来了”。按照排片表,《纵情一曲》在电影节开幕首日即有一场放映,时间紧迫。严琦

紧急联系片方并做了后备方案,找到了正在展映雷乃影片的台北光点影院。最后,《去年在马里昂巴德》这部雷乃经典之作成为了“救命稻草”。

在严琦看来,和片方沟通所产生的误会、差错在所难免,他们会尝试采取各种办法去解决。例如今年有部影片叫《NOW WE'RE ALIVE(我们活着)》,片方的封装格式和电影节的要求一致,盘也看不出物理损坏,但就是放不出来。“跟片方交涉了许久,他们一开始不同意重新寄,后来总算同意再做一个拷贝,但要求我们先得把那个坏的盘寄回去。”每一个新情况都会让人措手不及。“很多热门影片往往是在最后一刻才拿到拷贝,很像好莱坞大片的最后桥段。”严琦说。

排片 千余个“乒乓球”

想象一下,你面前有 1200 个乒乓球,1200 个坑,每个球都有自己的颜色、编号、大小,你要按规律把它们一个个放进坑里——这绝对是门技术活儿!这些“球”,如今就捏在上影节排片负责人王佳彦的手里。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,王佳彦就开始负责电影节的排片工作。在电影节的 9 天里,他大部分时间都坚守在不到 10 平方米的办公室,通过电脑排片系统,协调各种突发问题。

今年电影节的展映影院,将在去年 35 家的基础上扩大到 45 家,涵盖全市 17 个区县,展映场次预计超过 1200 场。老王说,今年电影节主题单元多、优秀影片多、长片多,这给他的排片增加了难度。《星球大战》主题单元,只有 6 部影片,但王佳彦已排了 4 稿。“片方要求比较多,如某部影片要求在指定影院放映,如是否允许三片连放,我要根据这些重新安排放映时间和场次。”

“对我来说,排片是一门艺术,费脑子。”老王说,排片前首先得看片,一边看一边做笔记:哪些是金爵奖入围影片,哪些要做大片首映式,哪些(如各国

影展片)必须在指定时间放映;有暴力、血腥镜头影片的不能安排在白天,避免不了解内容的家长带小朋友去看;有卖点的影片可以放在大光明、上海影城一厅;较为文艺的影片在永华、UME 等白领聚集地会卖得比较好。

老王坦言,自己从每年年初开始准备,从 4 月份开始着手安排电影场次。“有些片子说好要来,却临时变卦;有些片子原本答应放映 5 场,片方突然表示加场要钱。”他说,自己总是在半个月前就把片子排好,却要等到开幕前几天才把排片表放出去。“我要对观众负责,因为影迷们的时间是很宝贵的。”

密钥 花心思来掌控

密钥,即数字电影的钥匙,它可以控制这部影片在哪个影院放映,放映多久,甚至使用哪台放映机放映。片方根据电影院的数字放映设备序列号和放映时间制作密钥,传输给上影节方面。只有当密钥与正确的时间和放映机匹配,电影才能正常放映。

2011 年,上影节数字拷贝的影片不过 40 部,前年增加到 100 多部,去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260 部,今年近 400 部展映片中,胶片拷贝不超过 10 部。激增的数字拷贝令密钥工作日趋繁重,上影节技术处的工作人员常处于超负荷状态。

顺利拿到拷贝并不意味着这部影片就能顺利登陆大银幕,DCP 检测、密钥制作这些更为专业的工作仍然需要推进。电影节期间,技术部的工作人员数量在 60 个左右,一部分人两班倒,有些人两天两夜都没法合眼,这样的工作量要一直持续到电影节结束。由于数字拷贝的密钥很容易出问题,他们必须随时和片方保持沟通,并开通 24 小时热线,对影院进行技术支持。

王佳彦说,在电影节筹备和举行的一个多月里,近 400 场数字影片在 45 个厅间周转,他和他的同事们真是“步步惊心”。

本报记者 张艺



热点释疑

■ 王晔(上影节选片负责人)

问: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金爵参赛影片是怎么选出来的?

答:竞赛片的推荐方式有两种,一种是来自世界各地、自己主动报名的影片;还有一种是海外影评人推荐的影片。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 108 个国家和地区的报名影片 2096 部。组委会收到这些影片后,就进入“三审”:一审作品的片长、完片时间及是否参加过其他 A 类电影节;二是特定的选片人推荐,一般由两位选片人看同一部影片,如果一致通过,则入围参赛片,如意见不一致,则由第三名选片人定夺;最后是组委会邀请的一些知名导演、编剧、专业影评人等对影片再进行筛选,最终确定入围作品。

问:有例外吗?

答:一些名导作品可直接进入三审。今年有姜帝圭的《长寿商会》、尼基塔·米哈尔科夫的《中暑》、王童的《对风说我爱你》。

■ 王培雷(选片人,上海戏剧学院博士在读)

问:你是第几次参与选片?

答:第三次。

问:总共要看多少部影片?

答:今年看了近 200 部。大约一天二三部。最多时一天看五六部,感觉很疲惫。

问:和前两次相比,今年有什么不一样吗?

答:影片质量差不多,但觉得新人作品比较多。

■ 赵琦(唯一的市民选片人)

问:你是怎么当上选片人的?

答:这几年一直比较关注上影节,不仅看影展,去年还参与了市民影评大赛。今年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做选片人,我马上答应了。

问:选片的过程辛苦吗?

答:谈不上辛苦,是一种很好的体验。我看片不超过 10 部,上影节有个“线上选片”系统,每个选片人都有固定的用户名和账号。登录之后,系统会自动分配内容。看完,需写出影片介绍及评价。

本报记者 张艺

上影节众生相

翻译 这几年,上影节的翻译人员都在 60 人左右,但工作量依然庞大。工作人员实行两班倒,从早上 7 时至晚上 9 时,随时待命。5 月初至今,他们需要校对、翻译近 400 部影片,每人翻译至少 5 部电影。一般一部影片翻译 2 到 3 天,校对 4 至 5 遍。有时拿到的 DVD 拷贝和最终的样片有出入,片方做的修改和剪辑没有及时告知,就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和工作量。

字幕 电影节期间放映的非英语片都配有内嵌英文字幕,而中文字幕需要字幕控制员现场输入。输入台放置在影厅最后一排与墙壁间的狭窄过道上,影片放映时,字幕控制员就要一边盯着大银幕,一边盯着电脑,适时按动回车键。如果控制不好速度,就会影响观影效果。一般来说,一个影厅会配备两个字幕控制员,用来轮换。但即便如此,也需要他们在 2 个多小时的放映过程中,精神时刻保持高度紧张。

字幕问题有时还会出现在影片放映过程中,有的是字幕和情节对不上,有的是字幕翻译不准确。有的影院放映厅因为字幕机临时故障,工作人员情急之下只能对着话筒现场口头翻译。前年有一部影片《阿里的郎》,最初送来选片的 DVD 是 100 分钟片长版本,最后送到上海的视频拷贝是 107 分钟片长,翻译人员不得不在晚上 12 时影院空出场地后加班,赶着把 7 分钟的字幕加进去。

注册 上影节每年都有来自上海各高校的志愿者,他们承担了大量繁琐工作。上影节期间,所有来宾、媒体都要到上海影城注册中心进行登记,这里的工作单调繁琐,极考验志愿者的耐心。来宾的行程信息、参与活动,外宾的签证都是他们的服务内容。有时为了签证上的一个盖章,志愿者 1 天内要在影城、电视台和外事部门间折返好几次。 本报记者 张艺

金爵参赛片是怎么选出来的

本报记者与上影节选片人对话